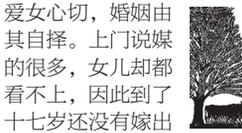


最近读《胡适自述》,颇有趣。以前也曾读过,但不像这次,意外发现一点小小的疑问。那是指他写的《我的母亲的订婚》一章中的某些情节。

那疑问是在我读到这个部分时,怎么觉得有点眼熟,好像在哪里看到过。再想想,是了,在《聊斋志异》,一查,果然在《邵九娘》中写邵九娘订婚过程与胡适婚约的竟是如此相像。

《邵九娘》写一个富户柴某,因妻不育,几次纳妾,都因妻妒未成,就另筑别墅,拟寻“丽人而别居之”。后来在一次友人的葬礼上看见十六岁的邵九娘,为之心动,盯着女孩看,引起那女孩注意。柴某乃决意用重金聘娶。邵九娘父亲是个寒士,女儿小聪慧,随着父亲读书识字。父母只希望女儿嫁一个读书人,贫富不计,但因爱女心切,婚姻由其自择。上门说媒的很多,女儿却都看不上,因此到了十七岁还没有嫁出



去,这在那时当地已被视为老姑娘了。于是当柴某央媒人上门求婚时,邵九娘觉得多少合适的人家女儿都不要,如今去做人家的妾,怕被儒林中人们笑话。经媒人再三说合,于是夫妇商量后,就问女儿自己的意见,哪知她竟然同意,父母觉得女儿很奇怪,就警告说:“这是你自己愿意,将来可不要后悔,怨怪父母。”

那么试看胡适的自述:写他母亲冯顺弟十四岁时,在一次庙会上第一次见到他父亲胡传,知道胡传是当地很有权威的乡绅官宦,偶然的邂逅,只交谈了一句话,给冯顺弟留下深刻的印象。当顺弟十七岁时,媒人来说媒,对方正是胡传。胡传与顺弟相差三十岁,原已有过两次婚姻,前妻都已早逝,留下几个子女,有的比顺弟还大几岁。顺弟的父亲当过太平军,回乡后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一心想重建被毁了的老屋,苦干不息。他对此

事认为:一配不上做官人家,二他老婆不肯把女儿做人家的填房,三对方儿女年纪与女儿差不多,做晚娘不容易。但经媒人劝说,想到“家乡风俗,女儿十三四岁总得定亲了,十七八岁的姑娘总是做填房的居多。他们夫妇因为疼爱顺弟,总想许个念书人

不都是真实的。其次,他从小爱看小说,从最早看《水浒传》《三国演义》到《聊斋》,都是他熟读的。十二三岁时,他常给本家一群姐妹们讲《聊斋》中的一些故事,他因此受到姐妹们的欢迎和巴结;他自己也从中学会将文言翻译成家乡绩溪话,以后后来能做很

像样的古文了。那么他写作自述时信手拈来熟悉的《聊斋》某些情节派用场就非意外的了。再其次,他写他父母结婚,都是他出生前的事。他不到四岁时丧父,十二岁多就远离母亲到上海求学,六年后还远涉重洋去美国留学,所以父母的婚姻只能根据大人的讲述和传闻,而非亲身经历,写得没那么真实也是情理中事。问题是,他这篇小说的自述发表后,家乡老人董人叔来信指出他写的庙会部分与事实有出入。胡适承认“颇有用想象补充的部分”,但他“也不去更动了”。他没有说及写母亲议婚有无“想象补充的部分”。但我们拿来与《邵九娘》一比对,就知道也是有的,看来他也不想更动,甚至还蛮欣赏的呢!

这样一来,有的胡适传记中,就信以为真,把这部分照搬上去。虽说这并非大事,无伤大雅。但是,谁又知道在其他自述部分有无“想象补充部分”,误导读者。作为“自述”即个人自传文体,也是整个个人历史的一部分,与小说应有严格区别,真实可靠当是最基本的要求,不宜虚构失实,更不应借用现

成的小说情节作为自己的身世。否则,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等等,都将侵入这个文体里,哪还有什么真实可言可信呢!“五四”后出现的作家中颇有截取借用外国文学中的某个人物、场景、情节等融入自己的作品里,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但毕竟都是小说创作。将其成为自述的一部分,我孤陋寡闻,好像还很少见。如今人写自述有这等事,人们将作何感想,能否接受?我不知道。胡适还常说自己有“历史癖”“传记癖”,说这是他为写传记开出的一条“新路子”,但他写了她母亲这一章后,再往下写时又“回到了严谨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所以这“新路子”也似乎是他偶然玩了一把,不能当真的!

《胡适自述》中的小说

陈丹晨

家,所以把她耽误了……”但他老婆很反对,嫌男方年纪大、做填房等等。他们反复商量仍然犹豫不决,还是“问问她自己”。顺弟听了心想:“这是她帮他父母的机会到了。做填房可以多接聘金。……她将来还可以帮他父母的忙,他父亲一生梦想的新屋总可以成功……三先生(胡传)是个好人,人人都敬重他……”所以就红着脸一口答应了。倒是她母亲总是不太愿意,甚至误会她想当官太太。

《邵九娘》后来的情节要复杂些,只是就这部分而言,不知读者看了觉得这两者的轮廓是否极为相像。也许,天下事就是有这样的巧合,胡适父母的议婚过程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但我还是怀疑胡适将邵九娘故事参考移植搬来加以渲染发挥改写而成的。我这样说,除了把两者对比以外,还有几点可作佐证。

首先是胡适自己也承认写这章时,采用了小说写法,而且颇为得意。他说:写《四十自述》时列了十来个题目,每篇都“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并且可以让我(遇必要时)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小说写法,就是可以虚构、想象、渲染、描写、夸张,包括人物对话、情节铺排等等的自由创造……总之不一定实有其人其事。至于搬用他人现成的小说情节,用在写自述自传,我不知道这是否合适。但至少胡适是承认其中并

拿到一本书,往往先翻中间,觉得有意思,就买下或阅读。书是自己看的,要自己喜欢,从中间翻看,可以直接寻找感觉。一本好的书,除了它的系统性和整体布局,应该无论从哪里看起,都能让人产生兴趣。就像一个市镇、一幢宅第、一所园林、一幅书画长卷、一套拳架,无论哪一个点,都能承前启后,也能独立成景。在这一点上,有来处,有去处,呼应四周。

当今社会,变动剧烈,如果是一部书的话,我们往往处在中间状态。没有一个开头在等我们,也没有一个结尾,可能有的只是一个过程。像以前农耕时代那样,周

围十里八乡的人知根知底,从生下到老去,终身处一地、守一艺、从一业,有始有终,已经很少了。当今,个人的职业、地域、角色在变动,社会上技术手段、观念在变动,迫使人们不断适应、不断重新开始,生存的状态跳荡无序。过去,张爱玲说过,成名要早;现在,名人不再如天上星辰,有点像前浪后浪,不断冒出,不断消逝。成名,已无所谓早晚。处于多元变化的时代,人生道路上拥有的,很快可能成为明日黄花,如果错过什么,也无须后悔懊丧,大可从头来过。

同样,在人类历史中,我们也是中间的一页,所不同的是,书的内容是固定的,无论从哪翻起,而历史,既往的无可更改,而未来,可以由我们的行为而改变走向。



仅乐先生如此,校志顾问们个个不计得失、任劳任怨。他们的敬业精神,每每使我汗颜。校志既是学校的史书,又是学校的百科全书。其中,数字、说法穿插交织,难尽其繁。最复杂的是各种通俗说法和正式说法的互用,以及不同时期不同说法的混淆。比如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曾经有过渔捞科、海洋渔业、工业捕鱼、海洋捕捞等各种叫法。在初稿中,经常张冠李戴。多亏校志顾问们如数家珍,否则就难免造成记述上的混乱。另外,极富挑战的就是总述、各篇概述部分了。要把不同类别,甚至毫无关系的事项总结交代清楚,是需要足够学识和功力的。

校志从初稿到提交验收,已不知经过多少次修改。每次

一九九〇年初,由上海市青年联合会会同《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和《劳动报》等新闻媒体联合发起组织的评选上海市青年“百里挑一‘金状元’奖”活动正式开始,在筹备之初,我和市青联秘书长杨德林一同去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赵启正同志办公室邀请他担任组委会顾问时,当他得知评选的主旨是选拔全市各行各业最基层青年在生产第一线的能工巧匠时,他欣然答应,并高兴地说:“我们就是要鼓励和发扬那些平凡的、艰苦的、有创造性的普通劳动者。”这句话鲜明地表达了



沙滩拾贝 (油画) 熊建奇

我们开展评选活动的初衷。后来这句话一直成为今后几年无论是韩敏还是姜建勤担任秘书长期间

想起赵启正的一句话

吴德胜

评选“金状元”活动的宗旨。由于我先前担任过虹口区团委宣传部长和青联负责人,市青联把我调去秘书处负责国内联络工作也是我第一次组织的全市大型评选活动。

我们要从全市各行各业挑选一百多种工种,如:电焊工、修理工、扞脚师、哑语手势、电信化妆工等等,时任市青联主席吴汉民和王仲伟也同我们一起商量评选

范围和标准,还亲自到现场观摩分布在各行各业的技能比赛。当时刚刚进行改革开放,但市青联坚持在全市最广大的普通工人中开展学术技术、练本领活动,并得到全市各行业协会的大力支持,一个学技术、勇攀技术高峰的大比武在广大青年工人中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并涌现出一大批像李斌、徐虎等最平凡、最艰苦、最有创造性的普通劳动者,有许多人如今已成为上海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赵启正同志后来成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也出版了好几本书,为世人所知,但他对普通劳动者所说的鼓励之语牢记在我的心里,可能我也是第一个发布人吧。



苹果酱

苹果酱

释戒嗔

森镇里卖水果的施主挺多,戒嗔与戒傲最常光顾的是蔡施主家的水果摊。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蔡施主家的水果比其他家的好,也不是因为蔡施主家的水果特别便宜,而是因为蔡施主家的水果摊是那条小街上的第一个水果摊。

蔡施主为人很热情,每次戒嗔和戒傲路过时,蔡施主便会从店里冲出来拉住我们,向我们介绍他新进的水果。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中便被 he 拉了过去。

有时候戒嗔觉得很冤枉,去了小街那么多次,其他水果摊几乎没去过,也不知道到底好还是不好。好几次戒嗔明明看到蔡施主的摊位前并没有人,准备悄悄地跑过去,但总是迈不了几步,便听到蔡施主热情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当然,因为是老主顾,蔡施主也会给我们一些其他顾客没有的待遇,即便我们没有购买水果的打算,蔡施主也会拿来几个时兴的水果塞在我们手中。

有一次去蔡施主摊子的时候,蔡施主向我们推荐了他新进的苹果。戒嗔吃了几口,觉得味道难得这么好,价格还比往日更加便宜,便买了一大袋。

只是到了寺里后,戒嗔却发现屋子里放着不少苹果,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智恒师父下山的时候带了一些苹果回来,凑巧的是宝光寺的法师来做客,也带了一些苹果。



戒嗔不由得傻了眼,心想苹果的保存期一般比较长,便把苹果先收进了柜子里。一连好几天,吃苹果成了寺里的任务,渴了饿了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便是要吃掉一个苹果。渐渐地,苹果的诱惑力越来越小,到最后吃苹果竟变成了负担。那几天大家一看到苹果便开始头疼,不过谈到苹果的味道的时候,大家还是赞不绝口,一心希望其他人多“消灭”几个。

坚持了几天,我们终于吃完了智恒师父和宝光寺的法师带来的苹果,再去看从蔡施主那里买的苹果,才发现有些快要坏了。

戒嗔有些无奈,如果直接扔掉怪可惜的,想想只能尽量多吃点了。过了几日,戒嗔有事外出,等回来的时候,却发现戒傲正端着一口小锅在厨房里叮叮咣咣地弄着什么,还有一股特别的香味不断地从屋子里飘出来。

戒嗔问戒傲在做什么,戒傲说他照着网上搜来的方法,把快坏的苹果处理了一下,做了一小锅苹果酱。戒嗔伸出手,从小锅里弄了一点点苹果酱出来尝了一下,味道竟出人意料的好。

戒傲的方法解决了不少问题。那一堆让我们望而生畏的苹果变成了好几瓶苹果酱,那段时间早上吃馒头的时候,戒傲做的苹果酱成了最受欢迎调味品。

戒嗔觉得,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其实都是需要变通的,就像这些看起来快要坏掉的苹果,也不是全无用途,只要处理得当,它们也可以变成美味的苹果酱。

当我们觉得很多事情糟糕透顶的时候,大可不必叹息,因为一定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将失望变成希望。

是“愚谷村”还是“愚谷村”?明天请看本栏。

